

王雲五主編

景印幽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初
西
陂
類
稿
一

清宋 肇撰

西 陂 類 稿 一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吾友商丘先生所爲詠歌風雅之文曰某稿某集者數之凡三十有四而書奏序記辭令之文稱是焉於是綜其條貫列其敘位次其時月別其游處臚其嚮所名者匯爲全編名西陂類稿西陂者舊廬也是時先生居西陂以書來謂予曰吾愛子之爲文幸序而述之予發書慚汗歷旬涉月坐臥誦之行道則戒僮御持載以從蓋予之能卒業於先生之文大抵在車馬馳逐徒侶雜沓之時而習復呻吟忘其罷憊廢亂而有息焉游焉之樂者此心則在西陂煙水之間也山水之樂亦恆人之常情

而予之息焉游焉以西陂煙水之間者凡以先生之文之美矣夫世之影華纓曳高裾駕輕策肥以游於名利失得之場飄忽震蕩而不知止者蓋其所樂在彼而不在此也先生有道而能文得之於心行之於己澤加於天下其達於製述徵於比興者西陂之樂蓋無時而忘之故能興感於人心學者隨其所見皆有以自得於塵壒之表忘其所憂而樂其所樂也歟先生恬澹寡欲有超然遠覽之志自其服膺文獻紹美前光學成而仕游歷中外常以書卷自隨晚而彌篤故其文閎深雋永尤長

於諷諭之言以予之思雜風塵樂而不倦則亦豈
徒耽文辭翫耳目而已哉其得於先生者亦已多
矣雖然今歸老故山白首學道而茫然如故吾也
先生有道而能文其何以教我哉客有言者曰先
生之文先生之道之所存也子旣樂之道在是己
子嗒然移時曰敢不勉乎公教我矣併書之以爲
西陂類稿序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澤州陳廷敬撰

舊刻詩詞及新編文稿各序

古竹圃稿序

孟津王鐸

公卿大夫之子弟蹋鞠擊劒按瑟飲燕而已商丘
牧仲獨不相從何也其迂疎不近人情耶其握算
持籌而求厚實耶若然則牧仲卽杜門擁膝耗日
磨月亦何以異於蹋鞠擊劒按瑟飲燕輩哉蓋牧
仲學書學詩學經生應制義而詩受鑄於唐音調
清新範我馳驅游意乎無窮之次方頌頌焉奚暇
蹋鞠擊劒按瑟飲燕以及握算持籌爲耶迹而視
之下簾靜居卽謂之迂疎不近情也不亦宜歟牧

仲昂諸不貴與人爭一旦之名而藏修潛德千秋不朽之業具見於此牧仲僅僅一能詩之人也耶

同里侯方域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咏之間沾沾以爲能卽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歎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園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

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
神蒼骨勁格高氣渾舉當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
病一切空之直由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
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
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
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鱷魚鵬鳥之稷怪引藉爲激
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卽膺勳命常
從

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
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厯猶矣嗟

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錮坎壈抑鬱者幾二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叅證於其間庶足釋余之慙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運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

竊周魯頌之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嘉禾堂稿序

南昌張自烈

遭余由友人賈靜子侯朝宗二子知宋子牧仲一時名碩士頗推牧仲少好爲詩詩輒工牧仲由二子稔知余然兩人相慕不相見也見牧仲則始今年已讀牧仲近詩侯賈二子皆有序余乃益歎二子知牧仲雖先余余之知牧仲蓋不待相見而後窺其能詩也牧仲生長著姓甫髫從諸顯貴人遊

顧獨無流俗嗜好日覃精詩古文氣志誠有大過
人者詩自五言洎七言感事賦物庀材樹軌往往
與古合其後先爲侯賈二子所喜可非誣也夫今
之號能詩者豈鮮哉迨迹其外腴中瘠類出入竟
陵它險譁誹諧去古遠甚率三百篇螟螣耳惡足
與牧仲較軒輊藉牧仲由斯進求之視近詩宜益
工又非啻如侯賈二子所喜可而已雖然余聞牧
仲先世莊敏公富理學家言諸所攬撫足翼經傳
者非一牧仲苟能於工詩之暇紹聞典訓出而仔
肩守待度牧仲不徒以詩著稱卽余豈僅以能詩

盡牧仲余願牧仲之無忘先澤也抑亦牧仲之志也況標季頽靡儒術陵缺識者思踵領恐後今朝宗卽世而靜子恭士諸人與牧仲雅數晨夕雖以倡明正學無難崎嶇如余矢絕諧際然極竭芻蕘振揚關閩濂洛不遑暇此志未嘗斯須忘也牧仲歸而與靜子恭士謀得無蹶然興乎哉若夫詩教升降之自公安得失之辨暨牧仲之詩之工侯賈二子旣詳之余弗論獨余撫今愴昔有倍蓰於朋友之離合風雅之盛衰者余因序牧仲詩而竊有感也然則余始終期屬牧仲者深遠矣

將母樓稿序

太倉吳偉業

往余在京師從大司農歸德侯公以盡交宋中諸
賢諸賢方以雪園文社相推許公仲子朝宗遇余
特厚無何寇事作朝宗以其家南下一再見於金
陵於吳門出其文所爲二三同志作傳則皆不免
於兵余爲之歔歔太息不忍竟讀已而酒酣抵掌
劇談海內奇士輒又躍然起曰吾雪園近有年少
軼才若之所未見者爲宋君牧仲牧仲相國文康
公之子也相國鄉官給諫時識余比余再入京師
相國久致政歸中州人稱牧仲者不容口朝宗之

言益信余心嚮慕之又十數年牧仲通守黃州文章政事有當官聲因吾弟聖武爲蘄水丞裒其詩累百首以書寓余而朝宗亦已亡矣嗟乎甚矣余之憊也回首三十餘年舊遊恍如夢寐才如牧仲生平所願見者遠在江山千里之外焉得而與之遊乎牧仲顧猶不棄而索其一言余乃爲之序曰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黃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二國尋折而入於楚其地卽今黃州之境楚之所以強者以其兼并江黃故能東向以爭盟長自漢以降蘄黃實爲江淮門戶明季盜起其民罔有

子遺迄於今流移未復瘡痍未起君子問其俗考其風未有不爲之興懷隱惻者也商頌殷武之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次章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夫殷道未衰楚人先貳高宗奮六師行撻伐深入其險阻始克有濟余以爲此必非荆楚盡叛之也楚莊王二年庸人率羣蠻麋人率百濮以謀楚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七遇皆北而後王卒會于臨呂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遂以滅庸然則殷高宗所撻伐者乃羣蠻百濮之屬以其欽崙林莽非搜討

不能成功詩人所謂采入其阻也夫古之庸僕今之鄖房國家光啓南服而西山餘黨連戰乃克牧仲官於楚將作饒歌以紀武功庶幾來享來王之盛比諸商頌之咏湯孫罔有加焉雖然楚人以饘餉之艱故紀其振廩同食以見爲役之不易今自黃達鄖二千里方事之殷民之轉運而死者不知紀極呻吟痛惜之聲至今未改也牧仲之於詩也其有恤人之心哉余按夫黃人之所豔稱者莫過於蘇子瞻氏當是時宋有天下已踰百年其去用兵之日如孫曹爭戰者蓋已久矣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子瞻所流連興感者乃不在乎江山景物
此風人之旨其所寄託者遠也牧仲宰相子生長
兵間目擊乎梁宋亂離蘄黃糜爛生民之脫鋒鏑
者曾幾何人豈知一旦官於其土江樓嘯咏爲今
日之勝耶夫勞止之歌瑣尾之歎詩人所不容已
者余故舉其流風遺俗以告牧仲庶幾休養生息
聲施乎江漢非徒以其登臨才藻媲美昔賢而已
若夫臨臯之館快哉之亭風帆沙鳥煙巒雲樹此
牧仲攬之有餘而黃亦余所舊游也雖老尚當隨
牧仲之後從而賦之